

# 从不同学说角度探讨《内经》校勘问题

北京中醫藥大學 基礎醫學院 中醫基礎理論教研室<sup>1</sup>

翟双慶<sup>1</sup> · 陳子杰<sup>1</sup> \*

## Revision of 『Hwangjenaegyong(黄帝内經)』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Methods

Zhai Shuang-qing<sup>1</sup> \* · Chen Zi-jie<sup>1</sup>

<sup>1</sup>Bei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rious methods are being used to revise 『Hwangjenaegyong(黄帝内經)』, all of which hav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his is why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is necessary. The revision process up to present has lead to some fruitful results, but with many problems as well. W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accurate revision is that apart from the apparent literal difficulties, there are numerous theories mingling together within the texts. Therefore, excessive fondness towards a particular perspective or clinical experience of an individual should be avoided in order not to commit any grave mistakes.

**Key Words :** 『Hwangjenaegyong(黄帝内經)』, revis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I. 序論

《内经》内容浩繁，是众多古代医家的论文集，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许多不同的学说观点，是历来医家潜心推敲的必读之书。由于《内经》文字古奥，难于理解，所以历代医家、文人都重视对其内容的校勘。目前，有关《内经》的校勘方法有通行的四种校对方法，分别是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及理校法。这些校对方法早在宋代林亿等校对《素问》时就已经有所运用，如沈氏<sup>1)</sup>就撰文指出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林亿共出校注十则，充分运用了对校、他

校、本校及理校等校勘方法，既有版本考证、文字训诂，又从文理、医理上进行论证。由此可见，宋代时这四种校对方法就已经开始运用到《内经》校对当中，有关《内经》的校勘工作很早就已经被医家重视。

## II. 本論

### 1. 《内经》校勘工作的得失问题

纵观《内经》研究的历史，自宋代《素问》、《灵枢》定稿以来，明清医家尤其重视对《内经》的注释发明，其中在清代小学盛行之后，出现了很多关于《内经》校勘的著作，如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俞樾的《读书余录》、于鬯的《香草续校书》、陆九芝的《内经难字音义》、孙诒让的《札

\* 通信作者：北京中醫藥大學 基礎醫學院 中醫基礎理論教研室  
E-mail : Zsq2098@163.com Tel : 86-010-6428-7520  
접수일(2009년 10월 17일), 수정일(2009년 11월 13일),  
게재확정일(2009년 11월 20일)

1) 沈津湛. 从《六节藏象论》看校勘基本方法[J]. 医古文知识. 2000. (2). pp.137-139.

彦、江有诰的《素问灵枢韵读》及顾观光的《素问校勘记》等，这些校勘著作作为我们深入研究《内经》经旨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些著作大多是非医人士所撰，并将《内经》作为一部古籍而不是医籍来看待，并从中选择某些篇章的字句段落进行校勘阐释，这对于内容博大的《内经》来说，有杯水车薪之感，如傅氏<sup>2)</sup>所说，他们的研究重点停留在对医籍个别字词的校勘注释上，没有对《内经》中的词汇作系统的研究。八十年代以后，有关于《内经》全面校勘注释的著作开始出现，影响较大的有郭霭春的《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黄帝内经素问校注》，山东中医学院、河北医学院编的《黄帝内经素问校释》、《灵枢校释》，这些著作对《内经》全面校释，极大的推动了《内经》文字研究工作的开展，但是在肯定这些著作成绩的同时，也有人不断指出其缺点，如张氏<sup>3)</sup>在分别列举了《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灵枢校释》有欠不妥之处后，指出“可见训释古书，当先从本义考虑，首选常义，大可不必展转求僻，以至原义全非”。许氏<sup>4)</sup>更是明确指出“读《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觉得它校勘相当全面，受益不浅，但是细究其条目，又觉得武断似乎又多了一点儿，有些令人莫名其妙。”笔者也认为当前医学工作者在运用常用校勘方法进行《内经》校勘时虽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所偏差，这跟忽视《内经》中存在的不同学说观点有一定的关系。

## 2. 从不同学说角度探讨《内经》的校勘方法

《内经》常用的四种校勘方法，第一对校法，即以同书底本与别本对校，其作用是可以校对各本的异同；第二是本校法，以本书前后内容互相印证，此法多用于未得到其他资料之时；第三他校法，凡著书均有采录前人或为后人所引用的文献，故可用他书校对

本书，这也是证明书中有讹误的常用方法；第四理校法，凡遇无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时，则应由校对者根据情理判断是非。笔者认为，这些方法在运用时都或多或少都得考虑到《内经》中的不同学说观点，才能保证校勘工作的正确进行。

### 1) 对校法

《内经》汇总成编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的西汉中后期<sup>5)</sup>，但是成编后的《内经》在流传中几经波折，最后在宋代大规模的校书活动中才得以保存流传，如汝氏<sup>6)</sup>云：“北宋中央政府至少有九次校理医书的活动”，这九次校书活动中有三次明确提及校对《素问》或《灵枢》，也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下，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本成为今之所见《素问》的原型，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皆据此进行翻刻，未再改易，现在通行的版本是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明代顾从德翻刻宋本之影印本，《灵枢》则是经南宋官人史崧重新校正北宋时期所刊印的源自高丽献来的《黄帝针经》传本而得以流传，此本也成为元、明、清续刻的蓝本，现在通行本是人民卫生出版社据明代赵府居敬堂刊本之影印本。以上这两个本子也是目前校对《内经》最常选用的底本。由于《内经》成书较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汇集当时众多医家的学说观点，在其后各朝各代又有所散失亡佚，流传至宋才得以定稿，所以其文字如唐代王冰<sup>7)</sup>校注《素问》序中所言：“世本纒纒，篇目重迭，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阙；……诸如此流，不可胜数。”可见自唐代以后《内经》就已经面临大量的文字校勘问题，这恐怕是任何一部古籍所不曾有的经历，加之《内经》作为历代医家必读之书，须仔细研习，所以众多医家对《内经》也进行了大量的文字校释工

2) 傅海燕，战佳阳.《黄帝内经》词义研究述评——兼论《内经》词义的引申及义项排列规律[J]. 中医药学刊. 2003. 21(11). pp.1884-1885.

3) 张杏洁. 古医籍误训例析[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2000. 19(2). pp.57-58.

4) 许学东.《素问》校勘例议[J]. 医古文知识. 1997. (3). pp.40-43.

5) 王洪图. 内经选读[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p.3.

6) 汝企和. 北宋官府对医书的校理[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pp.141-145.

7) 文铸. 略论古医籍校勘法则——郭霭春教授校勘《素问》十二例[J].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1994. (3). pp.26-28.

作, 出现众多版本, 加之《内经》本身就有不同学说观点, 所以在某些字句上存有大量分歧, 至今难以定论, 这在历代医籍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对校法是《内经》校勘的最基本的方法, 如文氏<sup>8)</sup>介绍郭霭春校勘《素问》指出“先生校勘《素问》, 充分利用了各种版本, 校正讹误之处颇多。”并举例《素问·金匱真言论》中“五脏应四时, 各有收受乎”一句, 其“收受”二字极难索解, 旧注解释均牵强。郭氏据明万历四十三年朝鲜刻本对校, 发现“收”是“攸”的误字。“收”、“攸”万形近致误。“攸”有“所”义。《尔雅·释言》“攸, 所也。”“各有所受”, 则文通义顺, 明白易懂。以上就是典型的运用对校法的例子, 《内经》在国内流传的多数版本均源自宋本, 对校常选用的刻本也常是守山阁本、四库全书本及道藏本等, 很少有人选择境外早期刻本对校, 如上例就是利用明代朝鲜刻本进行对校, 这是可以借鉴的方法。一般来说, 校勘《内经》在运用对校法时, 首先是要选择一个好的底本, 然后再参考别的刻本, 如发现不同或难以解释时, 就必须结合其他校对方法来进行判断, 此时往往会涉及医理阐释, 这就必须考虑到《内经》本身就是汇集不同学说的观点, 所以不能轻易下结论校改。

## 2) 本校法

本校法即利用《内经》各篇类似字句段落来进行校对。《内经》洋洋洒洒十几万字, 经常会用引用相同或类似的语句, 这就为我们运用本校法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如关于五脏阴阳属性的论述, 在《内经》中多篇可以见到, 所以可以据此进行校勘。《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肾“为阴中之少阴”, 而《灵枢·阴阳系日月》则云“肾为阴中之太阴”, 再以《针灸甲乙经》、《黄帝内经太素》所载“少阴”为“太阴”作为佐证, 则可以知道《素问·六节藏象论》所云肾“为阴中之少阴”当为“为阴中之太阴”, 但是此法必须要求校勘者对《内经》全文极其熟悉才能正确运用, 如上文之例, 在《灵枢·九针十二原》中亦有“阴中之太阴, 肾也”的记载, 也可作为校对的依据。但是由于《内经》是具有不同学说观点的医学论文集, 所以又对本校法提出难

题, 必须确定《内经》各篇所述是否源自同一学说, 再以上例来说, 关于五脏阴阳属性的具体阐述在《内经》中出现过三次, 内容又互不相同: 《素问·六节藏象论》与《灵枢·阴阳系日月》相比, 肝、肺、肾都不一样; 《灵枢·阴阳系日月》与《灵枢·九针十二原》相比, 肺不一样; 《素问·六节藏象论》与《灵枢·九针十二原》相比, 肝、肺、肾不一样。出现这样复杂的情况恐怕不会是简单的传抄之误, 或者有些是传抄之误, 或者有些原本就如此。有鉴于上, 笔者认为这是基于《内经》成书背景而出现的不同学说观点, 《内经》在确定五脏阴阳属性时,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如《素问·金匱真言论》以脏腑部位划分, 凡部位在上(胸中)者为阳, 而在下(腹中)者为阴; 《素问·六节藏象论》提出“气合而有形, 因变以正名”, 即根据事物各自的阴阳多少强弱, 来确定阴阳属性, 凡具有升发之性者属阳, 而具有潜降之性的属阴; 其性质强大的便为“太”, 相对较弱的便为“少”。正是由于这些划分方法的不同, 也会造成对五脏阴阳属性认识的不同观点, 如《灵枢·九针十二原》在定五脏阴阳属性时可能参考了部位阴阳的命名; 《灵枢·阴阳系日月》以身体部位划分阴阳的同时, 可能“阴中之少阴”确有刊误。凡此种种均是《内经》有关脏腑不同理论与观点的体现, 如从其所在部位来看, 如背为阳, 腹为阴, 肺属少阴, 肾属太阴; 从经脉来看, 肺属太阴, 肾属少阴; 从时令来看, 肺是少阴, 肾是太阴, 而且阴阳本身就是相对的概念, 五脏的阴阳属性也有其相对性, 所以可以从多角度来认识这些不同之处,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不用非得校成统一之论。由此针对诸如五脏阴阳属性划分等能反映《内经》不同学说观点之处的校勘, 采用本校法时一定要保持谨慎态度, 虽然统一的校后之语有利于中医学基本理论的推广学习, 但同时也抹杀了《内经》中形形色色或者相互矛盾的不同学说观点, 因而在运用本校法时, 针对文中前后论述同一主题时出现的不同甚或相互矛盾的经文, 不能根据现行主流中医学基本理论认识一改了之, 在没有明确证据前, 我们应该保留这些不同学说观点, 还《内经》以真实面目。

## 3) 他校法

8) 王冰.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 p.4.

他校法校对《内经》主要是参考《针灸甲乙经》、《脉经》、《难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黄帝内经太素》等隋唐以前的医学著作以及《周礼》、《战国策》、《左传》等与《内经》同时期或早于《内经》的史学著作来当作校对的佐证,如施氏<sup>9)</sup>指出清儒在校勘中不但善求内证,还常常巧用旁证,并举例胡澎校对《素问·上古天真论》所云“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老者,时世异邪,人将失之邪”时,认为“将”犹“抑”也,作为选择连词,并征引他经作旁证,如《战国策·楚策》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祿祥乎?”,《汉书·龚遂传》曰:“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也?”等等,以上“将”字亦并为词之“抑”,这样的旁证就是他校法的具体运用,对于经文的顺畅理解有很大帮助。但是他校法也需要注意《内经》中具有不同学说观点这一现象,如《灵枢·师传》云:“肾者主为外”。《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sup>10)</sup>指出:“外”是“水”的误字,“水”“外”草书易误,应据《太素》卷第二十九《津液》改。”但是《灵枢·五癯津液别》又一次云:“肾为主外”,《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sup>11)</sup>则认为“外”《太素》卷第二十九《津液》作“水”,似误。由此看来针对《灵枢》中两次出现肾主“外”的观点,确实让人难以决断,因为《素问·刺禁论》有云“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这种观点是大众比较认可的一种观点,而“肾者主为外”的观点与“肾治于里”有相互矛盾之处,所以当校对者看到“肾者主为外”,同时又有他本“外”作“水”时,很容易就此判断“外”作“水”,这样一来还可以就此解释所有矛盾之处,因而从改,但是在《灵枢》的不同篇章中,有两次均提及肾与“外”的关系且其前后论述内容类似,由此推敲这些“外”字到底有无错误呢?据《内经》所具有不同学说观点来看,“肾治于里”与“肾者主为外”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分别是从事五脏气机相系和五脏功能互用角度来认识肾之生理特点,应属于古代医家不同的学说观点,各有其临床运用

验证,所以不能轻易就他本校改。此外,《内经》众多的注家注本如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张介宾的《类经》,马蒞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等等虽然可以参考,但是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历代医家在校对注释《内经》时多有顺己之意对《内经》原文进行删改的可能,典型的如明代吴昆的《素问吴注》,其在对《素问》的注释补正中虽有不少医理发挥,但同时又删节经文,不遵古籍校勘法度,甚至将一己之见混入正文,所以运用对校法时还需特别注意注家对经文的删改,有些地方只能当作佐证,而上例是否应该据《黄帝内经太素》校改就需进一步论证,在没有充足证据时只能当作参考,不能轻易据改。这也要求在运用他校法时一定要注意与其他校对方法的综合运用并全面考虑。

#### 4) 理校法

《内经》的理校法是《内经》运用较多的一种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运用文理来推断,多为古代精研经学,小学功底深厚的文人,清代的俞樾、钱熙祚、于鬯等即属此类,如成氏<sup>12)</sup>等人在论及清人钱熙祚校勘《灵枢》时指出钱氏对《灵枢经》经文难解或前后文义相乖,而《甲乙经》、《素问》、《难经》诸本又无可参校时,则采用理校法,如《灵枢·九针论》“故为之治针,必大其头,而锐其末。”钱注“原刻‘必’下衍‘以’字,按文义删。”此即以文理校对的结果,医家一般注意不到这类问题。二是运用医理来推断,这多为医家所擅长,《内经》作为医学典籍,自然为医家所熟悉,所以历代医家针对《内经》文字所阐述出来的医理有着较为深刻的个人认识,这也是医家运用理校法的优势所在,如穆氏<sup>13)</sup>论及清代医家张琦校注《素问》的特点时指出其据医理校《内经》,医理方面涉及到生理、病机、病因、证候、治疗、刺法等多个方面:《素问·宣明五气篇》“胃为气逆为哕

9) 施观芬. 清末三儒《素问》校义例言[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1(3). pp.151-152.

10) 郭霁春. 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p.258, 259, 283.

11) 郭霁春. 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p.258, 259, 283.

12) 成建军, 马泮. 清代钱熙祚对《灵枢经》校勘整理贡献考略[J]. 中医药学刊. 2001. 19(3). pp.232-233.

13) 穆俊霞. 《素问释义》理校法的研究[J]. 中华史学杂志. 2003. 33(2). pp.90-92.

(为恐)，校云：“恐者，肾之情，而见于胃，未详其义，盖衍文也。”此为据脏腑生理功能校；《素问·玉机真脏论》“其脉绝不来，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脱，真脏虽不见，犹死也”，校云：“‘息’当作‘呼’，脉绝不来，气绝于内矣，若一呼五六至，气浮欲脱之象，言形肉渐衰急虚猝中之外，又有此种而死者”此为据病机校。由此可见医家据医理所校，更能让学习者深入理解经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字章句结构，但是有时针对一些目前常见医理难以解释之处，医家往往会忽略《内经》中不同学说观点汇集的状况，仅凭常见医理和个人临证感悟进行校勘，则多有武断之嫌。以《素问·六节藏象论》所云“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为例，由于此句在文理上并无错讹之处，但是无法用常见医理来解释，所以古今医家对此有颇多见解，而且古今各有特点，古人虽难以理解此句含义，但多尊崇原文，根据自身体会进行阐释，没有提及校改之言，如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sup>14)</sup>注云：“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生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所以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也。”但是今人则对本句从医理上进行校改，主要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认为“十一”为“土”之误，如李氏<sup>15)</sup>认为原句应为“凡土脏取决于胆”，其主要根据是古代书刊多是竖排，由于传抄很可能误将一字分二，对此也有赞同者，如成氏<sup>16)</sup>认为这种把一个字一分之二误认或误写作两个字的现象，在古书的传抄过程中并非罕见。一类是“胆”字有误，有认为“胆”应为“膻”者，如张氏<sup>17)</sup>认为，“胆”是“膻”形误，“凡十一脏取决于膻”医理相通，“取决于胆”有悖经旨等；还有认为“胆”为“卵”之误者，如吴氏<sup>18)</sup>认为“胆”就应为“卵”，奇恒之府中，女性有女子胞，男性有“卵”即睾丸，这样就般配，这种观点近来还有人<sup>19)</sup>赞同。最后一类是则否认此句是《内经》原文所

有，如《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sup>20)</sup>中说：“按‘凡十一’九字，疑后人所增，已见前注。盖藏象功能，胆擅其首，于理似难通也。”在此基础上宗氏<sup>21)</sup>

认为此语乃后人评注误入正文所致，并认为“注文当为‘凡十一脏缺于胆也’，‘取决’两字，系‘缺’的合音通假字。注语误入正文，《内经》中是有例可循的”。以上这些校对观点虽然精彩纷呈，但并不尽人意，都有过度依赖医理去校释原文之嫌，并强加改正，使之符合自己的想法，有悖于校勘基本的原则，可以说是医学工作者运用理校法错误校勘的典型。就“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本身来说并无错讹，虽难于理解，但从《内经》具有不同学说观点来看，《素问·六节藏象论》所述的是一个特殊的脏腑分类系统，心、肝、肺、肾各单成一系，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为至阴之类，然后胆来维系这个脏腑分类系统，这属于《内经》脏腑理论中较为独特的一家学说，与先行的五脏配五腑的学说观点大不一样。虽然今人多有质疑发挥并改正，但真有愈改愈错之势，所以应尊重经旨，“取决于胆”是强调胆在十一脏腑生理功能及相互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的另类学说。因此，运用理校法时要尤其注意《内经》中所存在的不同学说观点，源自《内经》的中医学理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归于一致，而保存在《内经》中非主流的不同学说观点依据现在的通行的中医学基本理论有很多难以解释之处，但我们不能据此而校改，这样有失《内经》本意，也是依据医理校勘《内经》最容易犯的错误。

### III. 結論

以上是校勘《内经》常用的几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很多都需要综合使用，这样才能使校勘更加准确合理，但是目前校勘的一个问题就是忽略《内经》中存在不同学说观点的现象，一味遵循通行医理及个人临证感悟对《内经》原文进行校对甚至删改，这很不有利于《内经》校勘的正确发展以

14) 湖南中医药研究所.《脾胃论》注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6.p.20.

15) 李涛.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辨[J].中医杂志.1986.(8).p.67.

16) 成肇智.“十一脏取决于胆”的质疑和勘误[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9.(9).pp.40-42.

17) 张毓汉.凡十一脏取决于膻——驳“凡十一脏取决于胆”[J].辽宁中医杂志.1994.21(4).p.157.

18) 吴国传.辨析“胆”“卵”话奇恒[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8.(3).pp.39-40.

19) 王自有,孙守华,张建新.《内经》“奇恒之府”中“胆”探析

[J].甘肃中医.2006.19(6).p.7.

20) 郭霁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p.63.

21) 宗全和.“十一脏取决于胆”辨[J].中医杂志.1986.(11).p.64.

及初学者对《内经》的理解。《内经》流传千年，其间错误之处必不可少，历代医家对其有或多或少的校勘认识，可以说进行必要的校勘是深入学习《内经》的前提。古人云：“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这说明校勘中要能够正确判断是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提示医学工作者在运用医理进行校勘时，不能让其所擅长的医理成为校勘的误导，而是要充分考虑到《内经》中存在不同学说观点的情况，再结合多种校勘方法，辅之以医理佐证来正确校勘。对于难于决断之处，可以先提假说，千万不能轻下结论进行删改，相信这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古代医籍的校注。

### 參考文獻

1. 沈津湛. 从《六节藏象论》看校勘基本方法[J]. 医古文知识. 2000. (2). pp.137-139.
2. 傅海燕, 战佳阳. 《黄帝内经》词义研究述评——兼论《内经》词义的引申及义项排列规律[J]. 中医药学刊. 2003. 21(11). pp.1884-1885.
3. 张杏洁. 古医籍误训例析[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2000. 19(2). pp.57-58.
4. 许学东. 《素问》校勘例议[J]. 医古文知识. 1997. (3). pp.40-43.
5. 王洪图. 内经选读[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p.3.
6. 汝企和. 北宋官府对医书的校理[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pp.141-145.
7. 文铸. 略论古医籍校勘法则——郭霭春教授校勘《素问》十二例[J].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1994. (3). pp.26-28.
8. 王冰. 黄帝内经素问[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6. p.4.
9. 施观芬. 清末三儒《素问》校义例言[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1(3). pp.151-152.
10. 郭霭春. 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 p.258, 259, 283.
11. 成建军, 马湃. 清代钱熙祚对《灵枢经》校勘整理贡献考略[J]. 中医药学刊. 2001. 19(3). pp.232-233.
12. 穆俊霞. 《素问释义》理校法的研究[J]. 中华医史杂志. 2003. 33(2). pp.90-92.
13. 湖南中医药研究所. 《脾胃论》注释[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6. p.20.
14. 李涛. 凡十一脏取决于胆辨[J]. 中医杂志. 1986. (8). p.67.
15. 成肇智. “十一脏取决于胆”的质疑和勘误[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9. (9). pp.40-42.
16. 张毓汉. 凡十一脏取决于胆——驳“凡十一脏取决于胆”[J]. 辽宁中医杂志. 1994. 21(4). p.157.
17. 吴国传. 辨析“胆”“卵”话奇恒[J]. 上海中医药杂志. 1988. (3). pp.39-40.
18. 王自有, 孙守华, 张建新. 《内经》“奇恒之府”中“胆”探析[J]. 甘肃中医. 2006. 19(6). p.7.
19. 郭霭春.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p.63.
20. 宗全和. “十一脏取决于胆”辨[J]. 中医杂志. 1986. (11). p.64.